

史
林
測
義

史林測義卷四

臣鄱陽計大受論

孔子

竊惟萬世天下廟祀孔子所謂報德報功之無盡焉若廼欲大之而適小之欲尊之而適卑之則後之規規尊名壹惠之典也夫時則魯哀雖誅之而諡蓋闕如者擬議之絕也至新莽始建國乃追諡爲褒成宣尼公諡法安民立政曰成聖善周聞曰宣以仰名孔子不亦約蒼顙以昭昭夷峻極於培塿乎況僭篡妄作在天之靈必不之受而晉齊魏隋或稱先師或稱先聖宣尼宣父文聖尼父唐加文宣

王宋加至聖號元復加號大成鈔弗因襲葬所諡者抑其
封爵舉無可爲重輕蓋亦後世人臣追贈酌庸之異數耳
明嘉靖九年以張璁言更定孔子廟制則惟削其宣與王
號爲合於義然考之當日反議稱王以僭故徐階黎貫王
汝梅諸臣皆力爭之而宣今亦未詳議削之指因追論夫
爵諡其倍於生民未有至聖無名而謬者如此庶以無疑
削之爲非如康熙中朱璘明紀輯略之說也至易塑像爲
木至前題神位以至聖先師則固未允禮凡學釋奠於其
先師凡始立學釋奠於先聖先師其以孔子爲先師者周
公爲先聖隋大業以前皆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越唐

貞觀先師則衆儒通稱延併以屬之聖有乖禮文且聖人
百世之師至聖而先師之稱亦贅若可謂至聖前見遷史
宋循以爲號而其想見者盛德之形容耳臣按中庸祖述
三章以明與天地同其德卽德之時出而小者言則曰天
下至聖卽德之立本而大者言則曰天下至誠夫孔子之
尊爲至聖至誠也久矣伏惟題以至聖至誠孔子斯乃準
的經誥而備肖乎聖德神功亦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廟中
邊豆樂舞亦所謂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明以全
用祀天儀非正禮謂聖人尊天與尊親同宜有別於郊祀
豈嘗聞帝王廟饗其祠聖之不得並先帝禮樂乎黎氏言

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雖擬諸天不爲過也蓋終不易之論矣金氏前編周景王二十有三年春書孔子至京師旣而反乎魯當春秋昭公二十一年也謂史記孔子世家載自周反魯與晉平楚靈同時當在孔子二十歲餘又史記結語乃曰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則又似在昭公二十年故附之二十年之下按世家孟僖子病且死誠其嗣師孔子懿子與敬叔往學禮誤在孔子十七歲時云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此下乃於孔子一生去魯反魯作一總挈而帶叙適周反魯弟子益進固非謂在是歲也其云是時也晉平東伐諸侯楚靈陵轅

中國至齊師侵魯一段是遙接平子代立爲文見幸免外
侵頃生內亂以起魯昭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嬰來魯問孔
子以秦穆之霸及孔子後以魯亂適齊事並非爲上適周
反魯之時作證而魯昭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是皆起
下而非結上之辭觀齊魯二世家景公與晏子狩竟因入
魯問禮卽在昭二十年可見金氏不諳史遷文法之斷續
出入驚矯離奇而謂自周反魯與晉平楚靈同時及以孔
子蓋年三十爲結語者皆非也然則孔子至周不得繫於
景王二十有三年而鑿鑿指爲春月矣孔子欲問禮於老
聃南宮敬叔與俱至周要其年必有可考莊子天道篇孔

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年五十有一爲敬王十九年然南之沛與適周異近日新安江永以昭公二十四年二月孟僖子卒五月乙未朔日食孔子適周在敬叔學禮之後而曾子問篇有吾從老聃助葬遇日食之事謂適周宜在此年三四月間但敬叔有父喪家語謂與俱往疑未必然然江氏亦奚用此爲疑其謂適周在敬叔學禮後而此年三四月間是以僖子二月卒而敬叔卽往學於孔子不已舛乎大夫三月而葬自大斂就次朝夕哭奠雖有君命去父之殯而往猶不敢況往學禮乎世家云及僖子卒者亦概言其卒之後耳然則懿子與敬叔

學禮未知在是年與否而適周必非是年三四月間也獨據曾子問確不可易此後如昭公三十一年雖遇日食而公在乾侯不應有以乘資之之請惟定公五年三月辛卯朔日食時孔子四十八歲在魯未仕若其正二月公而資以車馬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則更無可疑者定公五年爲敬王十五年當於敬王紀書曰十有五年春孔子至京師又世家楚昭王卒於城父孔子聞楚狂歌於是自楚反乎衛在魯哀公六年而周敬王三十有一年至三十有六年孔子自衛歸於魯中間無復適陳之文前編因陳世家楚昭卒之年孔子在陳而衛世家及年表出公甌之八年孔

子自陳入衛則魯哀之十年而敬王三十有五年也乃於敬王三十有五年書孔子自陳復至衛何於敬王三十有一年亦只書反乎衛耶疑反衛未幾而適陳世家或有脫簡不然陳衛二世家與年表何皆可互證乎其專主世家而不書自陳復至衛者非書自陳復至衛而仍世家自楚反乎衛者亦略也此必於反乎衛下書曰尋適陳則周流之迹井然而無掛漏矣

公子光

吳

左傳昭公二十有三年楚太子建之母在鄭名吳人而啟之吳太子諸樊入鄭取楚夫人與其珣器以歸杜注諸樊

者吳王僚之太子按吳子壽夢之冢嗣過號諸樊僚則諸樊弟夷昧之子而以其子上襲先君伯祖之號必無是理近日襄平李氏尙史謂周俗嘗取祖號以爲氏此以爲名或循故事夫氏以辨族故取王父字以相比例殊非林氏疑傳寫之誤而未詳顧氏謂僚之子幼此必爲公子光而亦屬臆斷何俱不以史記正之也吳世家僚八年書吳使公子光伐楚迎楚故太子母于居巢以歸楚世家平十年亦云然雖居巢與鄆各見而皆魯昭二十三年之一事傳乃云太子諸樊者以稱諸樊太子而誤也其稱諸樊太子者爲後告鱄設諸曰我王嗣也作伏筆耳

伍員 吳

吳之入楚也昭王奔鄖鄖公辛之弟懷讎平王之殺其父
蔓成然將殺王辛止之曰自敵以下則有讎非是不讎君
討臣誰敢讎之讎之則何上下之有乎君命天也若死天
命將誰讎按辛之論臣無讎君之義明矣臣有罪君以其
不忠而殺之固不得讎也臣無罪君出於不仁而殺之亦
不得讎也未可以公羊父不受誅子復讎之說爲正平王
殺伍奢及其子尚員得以爲父兄之讎哉乃教吳人郢鞭
屍逐昭以班處宮則悖甚矣何蘇氏反深是之而駁揚子
罪員之論爲陋耶程敏政亦嘗謂其逆天傷義者不知處

變之道夫處變要不失其正如楊循吉云以君殺之非罪於父兄也有痛而已矣於君也有懼而已矣終身不敢有怨言焉斯則處變而不失其正也若論員父兄之死爲楚之社稷重而員欲亡之非其父兄之志夫不能繼志者非孝子之行也顧又以孝稱之則猶徇報仇雪恥之說而不自顧其言之左矣然則員果何如人哉其父所謂剛戾忍詢能成大事者也如商臣之對潘崇以能行大事固亦有剛戾之資耳使員入郢而平王猶在則必弑之雖以父兄之冤死而至弑其故君猶以爲得處變之宜復讎之道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乎臣知其必不然也何鞭屍尤甚於

見弑而後之論者顧津津然烈丈夫奇男子哉袁氏煒謂
員於亡吳之初宜卽藉力問罪於楚乃不知出此退耕於
野五年本圖欲報者已無可報則亦委之於天可也是猶
以爲讎之可報之可而但怪其不獲已於平王旣死無極
旣族之後耳其論固無當君臣之大義而於員至吳說王
僚伐楚公子光沮之之事亦未覈也

申包胥 楚

陳氏論伍子胥復楚申包胥興楚之事以爲兩人蓋遞成
其志者按左傳胥之亡也謂申包胥我必復楚而包胥有
勉之之語謂與聞其謀不出一言以啟其君大夫所以成

子胥之志似也彼亦紐如公羊復讎則朋友相衛之道而不知進規以臣無讎君之義耳迨包胥以秦師與吳人戰敗之于沂敗之于卑狝又大敗之于公墳之谿蓋壞宗廟徙陳器捷平王之墓舍君大夫之室舉國之所切齒而秦有同仇之義赫然興師莫可敵矣且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此其果有夫檠之亂雖子胥之勇孫子之善兵其能以不和之師克而卒滅楚國乎又吳越春秋伍胥孫武亦妻子常司馬成之妻戎事不迺女器自犯兵忌其又能軍乎謂秦師至聽其所爲而去之不

與深抗以成包胥之志者則未切當日之事勢而曲爲之說矣方包胥之立哭於秦庭以乞師也秦伯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孔氏春官九拜疏頓首平敵自相拜之拜江氏承據見於左傳者二晉穆嬴抱太子頓首于趙宣子及此事謂此拜不常用惟有急求人乃用之而不然孔疏之說臣按穆嬴以肅拜爲常則重在頓首包胥不以頓首爲重則重在九頓首九頓首者蓋不勝感激無已之情亦不遑爲稽首致敬之拜也如以爲有所急求則頓首是當用之來秦乞師之始而不在聞賦無衣之後矣江近推訓詁精詳者固附辨之於此

趙鞅晉

趙鞅以邯鄲午不歸衛貢五百家于晉陽遂殺午荀寅范
吉射與午善因作亂伐趙鞅鞅奔晉陽趙世家云孔子聞
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
以晉陽畔然以視范中行始禍於晉且伐公敗奔而書叛
者固有閒矣夫鞅初則畏載書而不敢始禍繼惟拒范中
行而未嘗操兵向國終以韓魏請赦而卽以地反此春秋
前以無君命而以叛罪之後以奉君命而以歸宥之書曰
歸於晉者以見非如始禍伐公而尙可予以改過之路者
也穀梁許悔過之說近之乃亦同公羊以地正國之說何

公羊謂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者君側之惡人也考之左傳史記伐范中行者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興兵甲也無鞅取晉陽甲以逐之事且又范中行政趙鞅而初非鞅欲逐君側之惡人以安君也胡文定辨其說之誤懼貽後世賊臣稱兵向國者借靖君側以爲名茲復辨其事之誣則後世賊臣尙何以爲口實哉

戲陽遠衛

衛太子蒯聵過宋聞嬖猪艾假之歌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我願乃殺之速曰諾及夫人見太子太子三

頤速不進速告人曰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
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
曰民保于信吾以信義也夫速太子之家臣也太子而欲
殺其母則當極諫以爲無母是無父也其何以承宗廟社
稷之所付託不聽繼之以死可也乃恐不許見戕而機巧
變詐陷君於惡以自脫豈義也哉豈信義也哉左氏若有
取於其言不可不辨

齊侯陽生

魯哀公八年春秋書齊人取譱及闔左傳謂齊悼公怒魯
弗與季姬使鮑牧伐取之公羊傳則云賂齊也爲以邾婁

子益來也按二傳事雖不同正可參觀而得其同夫取易
辭也來伐而二邑不爲域守有似於與而取之者然故言
賂也言爲以邾子益來者徇用師之名也言怒魯弗與季
姬者核加兵之實也以弗與季姬而命將動衆未可告於
諸侯故必借邾爲名且使如吳請師亦必以未歸邾子爲
辭矣如果因邾子齊出而伐之使歸于邾何吳距二千里
亦旣用師於魯而齊爲接壤因諸負瑕者時且一葦而後
動恤昏姻之義哉然則魯歸益於邾者成其名以辭吳師
也俾逆季姬以歸者遂其實以解齊怒也左氏紀其實而
公羊因其名後之論者主公羊不如據左氏

端木賜衛

史記家語越絕書皆記齊田常欲爲亂而憚鮑晏乃移兵
伐魯孔子使子貢如齊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
霸越竊意孔子以魯爲父母之邦不忍視其受敵而使子
貢亦惟善爲說辭能據理動聽以還其師如展喜之於齊
孝公也若亂人之國以爲已利此君子所恥而不爲家語
乃記孔子有亂齊存魯吾之初願之言不亦異乎夫田常
之欲爲亂於齊孔子固聞之矣卒致吳發九郡之兵以破
齊齊之民人外死大臣內空常因得以孤主制國行其弑
逆而無所憚則是孔子之使子貢成之也孔子方爲天下

亂臣賊子懼以欲存魯而不顧成齊之亂至於此極不亦異乎且言吳伐齊救魯爲哀公十一年艾陵之戰不知自哀九年吳恨齊辭乞伐魯之師乃反使來倣師伐齊十年十一年吳皆與魯會謀則戰於艾陵固無待子貢之說以顯名大利因爲之出師也以左傳證其事之誣以聖人證其理之謬斥爲戰國時游說之士託於聖門以誇耀其縱橫之學庶足以塞後世稱述之口若徒以其辭之便利長於權變有類蘇張而疑之彼且曰亦安知非蘇張所因以出揣摩者與

吳子夫差

黃池之爭長也時吳強陵中國而晉復不競趙鞅卽欲建鼓整列以死爭之吳豈遂聽命乎若聞越亂非惟德輕而不忍久勢固不能久也然無會而倉皇急退則師潰矣齊宋徐夷且夾溝而廢必無生命會而先晉晉乃執柄以臨去不能由自決越聞章而民心恐畔此王孫雄策其必會而先之無有二命而董褐以將毒不可與戰告趙簡子也按吳語論列理勢較內傳爲長則內傳乃先晉人者未可信而吳語吳公先軟晉侯亞之者爲足據矣況公羊亦云吳主會穀梁以會諸侯尊天王進吳子而史記惟吳世家云乃長晉定公同內傳若秦趙晉三世家云卒長吳又吳

越春秋云吳王稱公前晉侯次之不皆與吳語合乎南軒綱目前編取內傳非是而又續錄吳越春秋吳既長晉而還告勞於周之事夫內傳主先晉故記吳人將以魯公見晉侯而景伯乃有晉誠爲伯之說吳語及吳越春秋主先吳故記其告勞於周而天子乃有秉德侈大之褒此併叙於內傳乃先晉人之後亦似不知其事固兩不相侔矣

計硯

越

硯姓辛字文子時天下以計然號焉仕越爲大夫范蠡師事之其書爲蠡問計然答故傳范子計然十三卷蔡謨以爲蠡所著書篇名頗師古嘗闢其謬而曰計然者蔡邱濮

上人博學無所不通也今考其言之載於周漢諸書及所
自作萬物錄著蓋精於陰陽五行之理損益盈虛之數而
五方產殖萬貨積著不啻燭照數計而龜卜用之上則富
國下則富家故班固賓戲亦但以心計無垠硯桑並稱耳
至其學之實有得於興王致治之本者多軼不見惟吳越
春秋記其告越子句踐有曰夫君人尊其仁義者治之門
也士民者君之根也開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左
右左右者君之所以盛衰者也此如當日洩庸種蠡輩以
及戰國諸權謀之士其孰能知之其孰能言之范子亦有
曰德取象於春夏刑取象於秋冬

繁露易通
二語注脚

則硯以明帝

王法天之要而言足爲經者矣自司馬氏史惟取其知國則修備時用則知物諸語列之貨殖非鬻財之家無述焉故表出之

姓原辨

附錄以質海內同姓

計之爲姓自計然計然名硯字文子姓辛氏相傳初爲辛然以十言策干越子句踐用之而霸因賜姓曰計爲計然此大謬也范子曰硯爲人有內無外形狀似不及人而明學陰陽不肯自顯諸侯陰取所利者七國天下莫知故曰計然此魏李暹文子注謂計然其號史記貨殖傳漢書古今人表以計然顯稱於世則並以號舉計

本不爲姓也硯仕越爲大夫後世以號爲計氏義同以

字以諡越絕書吳越春秋不曰辛硯而曰計硯

越絕書硯誤作

倪

蓋因氏由茲始冠號於名亦左傳孔父嘉華父督冠

字於名之類而此乃從省文曰計硯也宋閔宗有功諡

序循賜姓之說所引范子不詳故曰計然語明昌江世

春諸序乃以賜姓之說爲出范子蓋未嘗讀范子而臆

其本於是耳計然之策多見於史記越絕書吳越春秋

無所謂十言者其言以十言策干越亦附會漢書范蠡

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然史記固云計然之策

七班氏乃本之馬遷而誤者又未可藉漢書謂計有十

言之文爲賜姓也然則計然只姓辛若姓計例從以王父字爲氏則自彥福公始矣辛爲本姓前譜皆沿夏啟封支於莘爲辛氏羅泌路史次計氏於禹封支於辛爲辛氏者范子則曰硯辛氏其先晉國公子也按莘爲周虢國地自晉獻滅虢乃屬晉或晉之公子亦因食采於莘爲辛氏則與夏支爲辛氏者各別范師事硯而傳硯之先較晚出志氏姓諸書宜獨確而可據而譜爲失考至略硯之名爲季默之字其荒蔑又無問矣在昔不乏淹通博雅之士踵訛千數百年而未有能訂正之者何哉竊於論史之餘懼同數典而忘其祖因詳辨之如此

史林測義卷五

臣鄱陽計大受論

豫讓晉

趙襄子殺智伯智伯之臣豫讓爲之報仇五起不中卒之
斬衣三躍伏劍而死忠義節烈見稱于當時垂譽于後世
然謂可爲委質事人之法則必有辨夫委質事人者乃必
感激私恩而效忠也哉襄子面數讓曰子嘗事范中行智
伯滅之子不爲報仇反臣事智伯今智伯死獨何爲報之
深也對曰范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
我我故國士報之讓之不足以當國士方文正蓋嘗論之

且以智伯之貪而懷智國絺疵輩尙不見聽其不知任國士亦明矣則其謂智伯國士遇者特能逢迎之以見寵耳寵則殺身以報主否則反君而事仇是豈委質事人之義乎賈長沙謂一豫讓也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亦借示人主待臣之戒而非以爲人臣者可視君之遇我何如而不必一出於忠也古之忠臣雖值暴君虐使猶思效死以報義固然耳矧衆人畜我乎如必承君之寵而後思有以報之則是君臣相市豈以爲義而可法乎其友謂事趙得幸欲報易成而讓曰委質爲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之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

臣而懷二心者也臣則曰委質爲臣則思報之是公義也
吾之辨此者將以醒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昧公義者也

魏侯斯

文侯有禮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有悅言之貌而無聽言
之心觀其以卜子夏田子方爲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
而未聞嘗受教於子夏子方以見諸行事者何如卽請相
段干木而不肯受蓋知其必未能用其言也怒任座不以
中山封弟而以封子何謂仁君之言乃悅翟璜君仁則臣
直之對轉禮座爲上客卒之倉唐詩諷復太子擊於中山
而仍出其子摯封之不聞以及其弟則其禮座者非眞悟

其言之直而欲行之第以璜君仁之說而悅之亦始終好
諛之心耳長洲陳氏評其勇於從善誤矣真文忠謂當時
魯有曾子衛有子思在國有子夏聖門第一流人物文侯
與李克謀相問不及此而克復不急推轂豈天真未欲平
治天下耶意亦以爲信能用賢聽言之主而惜之也不然
雖段干木且不肯爲之相而況聖門第一流人可得而相
之哉何煩致惜之深也

聶政

韓

衛卿齊豹殺公孟縶春秋以盜書杜解所謂求名而亡以
懲惡也史記刺客傳叙聶政爲嚴仲子報仇母在則狗屠

養親未敢以身許併入政姊榮不畏歿身之誅以揚其名而又推之鄉誠知其姊與俱僇於市亦未必敢以身許以見政不薄於天性此其所以能爲知己用而嘆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然竟如其姊之所求使之名垂後世也哉誠懼氣矜之隆將奔走之而亂國之政刑也故於年表書盜殺韓相俠累事卽與春秋例書名而曰盜者不倫而求名而亡懲夫聞風思效頗近其意尹起莘若以此爲紫陽綱目之筆而不知本馬遷作史之遺何與

嚴遂

韓

周烈王五年綱目因通鑑書韓嚴遂弑其君分注哀侯以

韓廙爲相而愛嚴遂二人相害遂刺廙于朝而併中哀侯
按此卽安王五年書盜殺韓相俠累事蓋聶政爲嚴仲子
報仇仲子名遂俠累者戰國策作韓傀東孟之會政刺韓
傀兼中列侯至釐侯策引此乃誤爲哀侯故史記刺客傳
亦云嚴仲子事韓哀侯與俠累有隙而世家年表則皆記
殺俠累在列侯之三年列侯前哀侯已二代矣是時但中
傷列侯故不書此云哀侯者亦踵釐侯策之誤何又與盜
殺俠累分爲兩事而重出之觀韓世家哀侯六年當烈王
之五年書韓嚴弑其君哀侯年表同韓嚴乃韓大夫姓名
卽如呂氏大事記以韓爲國嚴爲氏則世家與年表旣俱

失其名矣後人亦何從據以爲遂耶又竹書紀年書韓山
堅弑其君哀侯山堅或卽韓嚴其非嚴遂更無可疑者此
本韓世家乃牽合於釐侯策之誤云刺相兼君哀侯者而
添入遂字疑因司馬貞有戰國策嚴仲子名遂恐是韓嚴
之說而然旣不合春秋闕文之義況韓姓而嚴名本未有
闕乎前書盜殺俠累注係節刺客傳而此乃節戰國策雖
俠累韓傀名各不同而爲嚴仲子遂之仇見刺於聶政則
一也謂遂刺廆于朝固無所本卽曰歸獄於遂亦豈兩事
乎竊意此必文公未經訂正之筆

齊侯因齊

通鑑綱目烈王六年書齊侯來朝此名予而實不予之筆其名予也奈何周室微弱諸侯莫朝威獨入覲於京師所謂空谷足音聞之而喜也而實不予者考之其事而義自見矣如果明君臣之大義而行尊王之禮微論一朝之後繼是無聞何是時秦韓魏趙燕俱未始僭號而自稱爲王以令天下威反爲之作俑哉然則其朝周何按自卽位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則且假此名義以折服乎天下卒獲天下之賢聲而諸侯莫致兵於齊特一牢籠之術耳故旣強盛遂肆行決裂罔有顧忌也抑朝周之事史記周本紀六國年表田敬仲完世家俱不見惟魯仲連傳稱

威王嘗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居歲餘王崩齊後往乃不忍其求婢叱王后爲天下笑云

孟軻

孟子之轍環列國年無可考惟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當周顯王三十三年書孟軻至梁三十四年惠王卒子襄王立據孟子有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語應於此時去梁則在梁僅年餘耳通鑑綱目皆從竹書紀年以顯王三十四年爲惠後元之一年又十六年卒當周慎靚王二年書孟軻去魏適齊則仍顯王三十三年至魏於時十七年矣竊意孟子誦法孔子仕止久速必視其可梁惠王不果所

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孟子猶望能用於梁乎何
濡忍至十七年也列女傳云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嘆
以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雖母老爲憂而不貪榮祿入
於齊非其志且如此何濡忍於梁至十七年也然是傳且
云孟子值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乃至梁旣而去梁
則明非久於梁之辭矣近日江氏永謂孟子至梁當在惠
王後元十六年及襄王立一見卽去而卽惠王告孟子西
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二事皆在史記襄王年內以
證竹書惠王改元爲實錄則於孟子至梁亦移其年以就
竹書固非臆決臣更取其有得必不久畱於梁之意謂在

可從又游事齊宣王史記列傳在適梁之先而通鑑書去
魏適齊者固不僅以孟子章次爲然蓋有對伐燕取燕之
事而戰國策燕世家亦有孟軻謂齊王伐燕語伐燕醢子
之殺故燕君噲在周赧王元年後於慎靚王二年去魏五
年也按史記赧王元年乃齊湣王十年荀子亦云湣王敗
燕皆與孟子不合而戰國策則同孟子溫公作通鑑取孟
子與國策文公怪其改史記而信孟子然謂想是湣王後
來做得不好門人爲孟子諱改爲宣王之說恐亦不然元
東陽吳氏國策正注以爲伐燕之事莫詳於孟子莫著於
國策史記年表無明文齊世家不書特燕世家剝取戰國

策而易宣以潛耳安得據史記之畧而廢孟子國策之詳
且明哉且伐燕孟子所見也史記所傳聞者也安得據所
傳聞而廢所見者哉論甚明晰但稱或謂荀卿嘗事宣王
爲諱伐燕之說亦謬荀卿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荀子議
兵篇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考齊宣王前
趙孝成王六十餘年荀卿卽以宣王之未來齊至趙孝成
王初年亦百有餘歲矣未嘗聞其長壽如此謂事宣王而
爲之諱豈不謬乎亦指爲傳聞異辭可耳論者從孟子與
國策如以伐燕上移十年爲宣王十九年而當周顯王四
十五年則燕王噲後四年始立且前孟子來齊亦遠故通

鑑不得不移宣之年以就事而轉卽事以證其年然惟改
曆之元於其十一年而以其十年爲宣之二十九年使事
年相接可不復顧年表宣在位十九年之數乃亦改宣之
元在周顯王二十七年者於三十七年裁前十年入威王
年內反使威之無關伐燕者與年表交差不識溫公何用
爲是紛更也若戰國策燕世家俱載孟軻謂齊王今伐燕
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之語觀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
子之諸將謂齊王因而赴之必破燕是伐燕既有成算必
乘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百姓恫怨離志之日而加兵矣
故曰今伐燕慮如卒之殺戮係累也因告以文武救民水

火取其殘而已者此時爲然而不可失此不爲文武之事則正可與孟子諸章互相發明先儒皆以是爲勸齊伐燕不同孟子殊誤下文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伐此卽前所謂因而赴之者非因孟子之言也

公孫龍

趙

史記荀卿列傳云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辨司馬貞索隱龍卽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衛人不能知其真按此非弟子傳中之公孫龍彼自衛人而此自趙人耳趙平原君傳末記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及騶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平原君去孔子時二百有餘歲龍又

嘗與孔子六世孫穿論白馬非馬臧三耳卽此證之可見
索隱之誤不然豈親受業聖人之門顧爲詭辨以欺世哉

馮驩齊

馮驩爲孟嘗君收債於薛因焚其券以市義東陽吳氏以
孟嘗卒蒙其力就國之日民扶老攜幼以迎百里而曰百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豈迂也哉大學傳之言不畜聚斂
者不忍傷民耳此謂以義爲利民無失所而心卽安也易
所謂利者義之和也初非計有利於己而出於是也取蒙
市義之力以訓戾其旨矣括蒼鮑氏謂驩之市義賢矣而
營窟亦聲利之客不知上不朘下下不離上各定其分則

各循焉耳已何以市爲雖曰市其所寡有無愛養之誠而
存炫鬻之意便聲利而非義顧得別之曰賢乎史記孟嘗
君列傳不入戰國策狡兔三窟之說併市義語俱從刪乃
詳其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以捐之不使有急卽逃
亡之患異乎國策徧合其券而燒之而畧不爲民起見者
則驩於是爲近義云

郭隗燕

郭隗於燕昭王得賢身事之間請從已始以致士有買千
里馬骨之喻丁氏奉曰戰國之君待人豕交獸畜及其變
也求進之士以禽獸自比而郭隗死馬之說作矣又其變

也。孟嘗之客鷄鳴狗盜而躬爲禽獸矣。利祿何物而令人
喪心至此。隗未必非心利祿之人。然譏以喪心而自比禽
獸。則持論刻而不近理。古人長于諷諭。附理爲比。起情爲
興。或方其德。或象其義。故雖禽獸有可寄託。無擇於言人
已貴賤之間。而聖賢所不廢。至若紀官有五鳩五雉九扈
之號。命將有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之目。不寧惟是。商人之
祖有頌以降元鳥而生者。豈附於禽之種乎。原發祥也。聖
門之賢有表以伯牛子牛之字者。豈安於獸之類乎。擬致
用也。不必祥麟威鳳而皆無儕於禽獸之嫌。若隗以千金
駿骨自比。詞雖謙而位置非不高。至與鷄鳴狗盜之徒以

喪心並譏豈理也哉小辯害義小言破道胡弗聞而慎諸
楚子橫

楚頃襄之爲太子也懷王使質於秦以救韓魏之伐乃殺
秦大夫亡歸秦因伐楚誘懷王於武關劫之與西雖秦之
暴而實頃襄之禍及君父也時質於齊楚請歸而立之宜
泣告諸大夫以權爲監國而亟謀所以還王者遣使入秦
卑辭謝罪或可動聽不然卽要以割巫黔中郡而不敢恤
顧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雖若示以抱空質而
行不義之計而已爲抗強秦而塞歸王之路乃得以偃然
處位至王之走於越死於秦皆置之不見不聞之地爲頃

襄者罪不亦大乎。心不亦忍乎。其去篡逆一間耳。迨後迎婦于秦。數與秦昭王好會。以結和親。固不足責矣。先儒惟以安於不競。甘爲仇役。爲楚病。尙無誅心之論也。若其一且激於好射騏驎者之言。則必上告天子。下告諸侯。以復先王之仇。何以伐秦之師未舉。而圖周之謀已聞。思殘天下之共主。與安忍君父之大辱。不同一用心之悖哉。

王蠋齊

太史公田單傳贊結以王蠋死義。齊亡大夫聞之曰。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於莒。求諸子立爲襄王。觀此則知樂毅下齊七十餘城。獨莒卽墨堅。

守數年而不能拔者。有由然也。微忠臣不事二君之義。風勵人心而固結之。則法章不得立於莒。亦安知莒誰爲保乎。卽墨大夫敗死。亦誰復相與推田單以距燕軍乎。殺令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亦何不見德。而終效死弗二乎。有莒以繫宗社之望。有卽墨以成田單之功。齊之亡而復存。固存於蠋之一死耳。綱目只於分注叙蠋之事。而大失激於所聞之語。亦未錄似無以見千古節義有關於人國者。如此其重。至以齊亡。臣求魯王子立之屬於王孫賈。誅淖齒。賈誅淖齒事。見國策。於是求立王子。則未有明文。臣謂當於大書殺下齊七十餘城。燕封毅爲昌國君。下書

齊畫邑布衣王蠋死之齊人立其君之子法章保莒城亦
全錄史記文於分注而別書齊人討淖齒誅之可也後人
論毅不拔莒卽墨如夏侯太初以爲庶幾乎湯武眉山蘇
氏以爲行王道之過既有辨其言之非者武夷胡氏以爲
燕昭累歲爵賞不行而毅故老師養寇趙田袁氏以爲滅
齊之後昭行騶衍迂怪之說心意侈極使毅不得安其位
之所致又皆求其故而不得而漫爲是說袁則尤覺支離
也嘗觀文公論田單盡死節守二城樂毅後不奈何嗟乎
田單尙亦聞蠋之風而興起也與

藺相如趙

史記藺相如傳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遣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求可使報秦者宦者令繆賢舉相如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而篇中叙其奉璧入秦且及渾池之會皆極力摹此一語觀其持璧晚柱欲擊而秦王恐其破璧在其算中矣使從者懷璧歸趙而秦王謂殺相如終不能得璧而絕秦趙之驩又在其算中矣趙王與秦王會鼓瑟擊缶以城爲壽終不使秦加勝於趙而盛兵以待秦秦不敢動亦豈不計萬全而徒以頸血濺之者哉然則相如之氣凌強秦無非以智謀爲之用也故朱文公謂他須是料度得秦過豈是孟浪而不循楊文靖微幸

不死死而不悔之說又若楊論趙之有璧存可也亡可也
不合與秦爭夫相如特不欲受其欺如楚懷王故事以振
我國勢耳豈與爭此玩好之物哉文公則以和氏璧是趙
國相傳以此爲寶古人傳國皆以寶玉之屬爲重若子孫
不能謹守便是不孝而說不合與爭不得信斯言也雖秦
果以十五城易亦不得矣而何奉璧往乎按史記此璧適
惠文王所得非相傳自先君爲其宗器而當惟恐失墜者
不知文公何所據云

魯仲連齊

魯仲連執不帝秦設云周天子天下之共主若尊秦使得

稱帝而爲政於天下天下將盡去周而入秦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以周之民爲秦之民也斯則大義凜然首陽比烈矣乃不忍爲之民者不過曰彼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權使其士虜使其民此其列傳贊所以有指意不合大義之貶而括蒼鮑氏東陽吳氏華亭徐氏皆不以史遷之說爲然蓋亦無見於所云大義者也至若丁氏奉謂不肯帝秦而君臣之分以立不肯受爵而道義之志以伸是誠聖賢之徒則更太過其實夫不以周秦爲言固未明君臣之分而逃避爵賞庶幾天下之高士亦豈能比於非道非義致嚴其顧視取與之伊尹哉陳氏埴謂仲連亦戰

國策士耳而奇氣疎節有非策士所能及者獨不有富貴之心以受當世之羈縻乃適如其人云

赧王

或問魯仲連事在赧王五十七年越二年而周亡孔子修春秋尊周室若孟子則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以其數則過以其時則可考此發嘆蓋在赧王初年至是尙以尊周責仲連恐未足服其心臣謂必若所云是至戰國時便當有湯武革命之主不知周但微弱赧無桀紂之惡董子有周末大爲無道以失天下語事絕無可見孟子意不在王者崛起只是自任名世思行其道於齊

梁諸君亦惟以平治天下者綏靖王家。而周道復興。則卽王者興矣。如以數過時。可欲得所輔。以爲代周之事。而尊周爲心。敢有戾於聖人。何以爲孟子。讀孟子此等處。須善會。夫正統一日未亡。則一日之尊。未敢蔑然於天下之人。心此天理民彝。無時或息。而扶世翼教。諸君子必使萬古維昭。以尊周責仲連。無可疑也。又問綱目卷數之下。於始皇二十六年之後。則書秦始皇幾年一統之辭也。二十五年之前。則書秦王政幾年未一統之辭也。乃於赧王亦直書赧王名曰赧王延幾年。猶天下共主而與未一統者同例。或不無可議乎。抑文公有微意乎。按綱目歲年例。朱書

君名如周威烈王書午以前無所承故書是書名不存於
未一統之義其書秦王政元年以政爲天子乃更號始皇
帝不得與昭襄莊襄等同故以名書而大書赧王下並未
嘗名其名於卷數下者初非文公之筆何關義例或據失
地則名而因以紀年然文公於王獻地不名卒不名則猶
不以夷於列國之君也延字疑衍

綱目本春秋六國君降
名卒名其卒不名者闕

文

白起

秦

白起之死於杜郵也其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於天而至
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我詐

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
皆祭祀焉嘗讀其列傳而知太史遷所以示殺降之戒者
切矣雖無罪於國亦終卽天刑而不可追綱目以無罪書
殺一國之辭也以殺降罪大而盡削其官天下之辭也

公子無忌 魏

秦圍趙邯鄲魏使晉鄙救之乃次于鄴者君命也趙平原
君夫人魏公子無忌之姊無忌以急婚姻之義用侯嬴之
計盜兵符襲殺晉鄙而破秦軍於趙則有功於魏則未爲
忠臣客兩言允矣侯生亦豈不謂陷無忌於罪過以負於
魏雖功成且無可贖故數公子至軍矯殺晉鄙之日而北

鄉自刎哉蔡文莊論信陵之功足以補過非矣其後秦蒙
騫攻魏無忌動於毛公薛公之說趨駕歸魏率五國之師
敗蒙騫於河外大梁無恙宗廟復安乃庶乎有以蓋前愆
不然其專輒無君之罪可少恕乎

史林測義卷六

臣鄱陽計大受論

秦

始皇帝

孝文王立三日而薨莊襄王立三年而薨胡氏管見以爲呂不韋能以其子爲秦王之子豈不能疾去二君以其子爲秦國之王孝文莊襄蓋死於弑浦城眞氏論亦畧同劉友益因以綱目書薨而不名柱與楚異乎書秦王稷者爲疑其弑故也而趙王丹楚王悍不稱名則謂六國之事故多畧之夫一不稱名乃或以爲疑或以爲畧使天下後世

求之而莫定其趣且楚王完趙王偃獨不畧者又何謂耶
按之紫陽崩葬例絕無所準固不若新安汪氏考異以闕
柱楚丹悍字皆刊本之誤爲較允也至以二君享國不永
皆不韋之所爲此何等事而可以從莫傳其燭影斧聲者
憑臆爲說耶其謂不韋以其子爲秦王之子抑必有辨史
記不韋列傳知邯鄲姬有身獻之子楚姬自匿有身至大
期時生子政人十月生此過二月旣自匿有娠不識不韋
與姬何術可過二月而產也竊意此必坑長平圍邯鄲趙
怨秦次骨子楚亡赴秦軍妻子亦匿而不得殺乃流爲訐
其陰私之語史遷采入之而云至大期生則實錄矣則明

非不韋之子而子楚之子矣況考政之性情行事殘刻侈
秦亦何酷似秦諸先君也秦祖伯翳與禹稷契均佐唐虞
能議百物功在萬世禹及身而王稷契翳子孫並君有天
下秦以累世無道之積故獨不如夏商周之祚長然必使
之有天下者天之所以報翳也乃疾其滅六國而一天下
曲信曖昧之事以爲嬴已易而呂竟宜別之以後秦此趨
欲亡秦之心不持其平撥之天意豈有當乎天必欲報翳
以天下則必不使呂氏子得而移其器可想矣政非呂氏
子孝文莊襄之死亦無庸疑也亦或天故促之以啟政使
就帝業也

茅焦

秦嫪毐作亂王遷太后於雍諫而死者二十七人後乃以齊人茅焦諫迎太后復居甘泉宮按史記始皇本紀焦之言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呂氏大事記論焦所以能復太后者特以倍秦恐之非能以母子天性感悟之郭氏謂當是時只宜以母子天性感動始皇噫始皇而可以天性感動彼二十七人中豈無持此以進諫者惟焦揣知秦之急於求諸侯而中以心之所懼故其說行使亦猶是母子之常談幾何不趨餽而烹之哉商文毅律以春秋仇文姜謂始皇惡

得母太后而焦之諫不知義然太后宜淫無文姜弑桓之罪如漢呂后唐武后未聞以不得而母責孝惠中宗也武至革命乃則焦之使爲母子如初似亦有見於義之所未絕當別論矣

李斯

說者皆以秦并天下爲李斯之力非也當始皇之世秦極強大六國皆極削弱雖復合從以謀秦如楚黃歇輩又不逮齊田文魏無忌遠甚其必不能支而盡折而入於蠶食鯨吞之中可計日待卽不有斯謀陰遣辨士齊持金玉游說諸侯厚遺結其名士而利劍刺其不可下者離其君臣

而良將隨之豈不終成帝業而天下一統哉若其諫止逐客所謂客者亦第能辦此耳不聞別有嘉謀嘉猷爲秦立可大之基者況斯之本謀何淺鄙如之史記傳贊謂斯從荀卿學成帝王之術又謂斯之功且與周邵列不亦謬乎夫秦之并天下此必至之勢而斯無其力至速秦於亡天下如燒詩書事不師古聽趙高邪說殺扶蘇而立胡亥則斯之爲力烈矣斯雖明於物禁太甚之理而終以重爵祿不得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遂狡兔乃具五刑夷三族所謂自作孽不可追趙高烏能爲

司馬溫公之論燕丹也不勝一朝之忿逞盜賊之謀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挑怨速禍遂使名公之廟不祀罪孰大焉而趙氏膚見顧不以其說爲然謂丹爲此特爲宗社計耳秦吞滅韓趙勢必及燕當時丹卽不舉此謀秦王寧肯存燕乎按史記丹質于秦秦王遇之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問其傅鞠武武以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爲諫則丹以有私怨急欲報秦不獨爲宗社計可知也如爲宗社計則有武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媾單于之說在何昏然不能須臾待不顧國家之大害而竟以彼鴻毛燎燼炭之上哉夫小弱之見侵於強大苟其

無計圖存。惟有效死勿去之義。而兵將至境。則猶竭力以事。慎固封守。冀少延宗廟之血食。亦可告無罪於先君。奈何前則亡歸。以怨秦。既且遣刺。而重怒王。翦疾捲於薊城。李信急擊於遼東。雖後五年滅。而君父奔亡。宗社邱墟矣。不歸罪於丹之挑怨。速禍而可乎。且使刺而幸中。則必欲亡燕。以報不共戴天之仇者。自在扶蘇之賢。趙謂使或扶蘇嗣位。改父之政。而不窮兵黷武。則六國不致相繼而滅。亦未可知。夫不窮兵黷武。而且忘父仇之國乎。又何其論之舛也。丹之得交於荆軻。由於田光。丹之得交於田光。由於鞠武。武薦光智深而慮沉。可與圖國事。乃其圖國事。僅

付之暴虎馮河死而無悔之一荆軻而行刼刺所謂智深而慮沉者安在也。鞠武於是爲不知人矣。武諫無嬰秦之鋒，諫無納樊於期，名不振之禍，卒惑於光而聽太子與軻之所爲，以致償事而亡國，其知不足稱也。

王翦 李信

秦攻楚，李信用二十萬人而敗，王翦用六十萬人而勝。臣謂信之敗，不在於用二十萬之兵，而在於用二十萬之心也。其對始皇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則已有輕楚之心矣。」及其攻平與鄢郢而破之，引兵西會蒙恬，蕩蕩無慮。此其所以見襲于荆人而敗也。使仍存克如不戰之戒，寧必不以

二十萬而成功乎。翦之勝亦不在於用六十萬之兵。而在於用六十萬之心也。其對始皇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則固不敢輕楚之心矣。及其至楚。堅壁而守之。楚兵數出挑戰。終不出。必俟其旣倦而東。然後舉兵追之。無時不見持重之心。此其所以一戰而勝也。如恃其衆而輕撓楚剽疾之鋒。寧必不以六十萬復辱秦軍乎。信不善於用少而翦善於用多。勝負實不存於多寡之數。後之用兵者可以監矣。至翦請美田宅甚衆。或者非之。翦曰。王怛中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顧令王坐而疑我。耶說者謂翦所以杜後日之禍。臣謂翦乃

所以成今日之功如使王疑而讒聞入之或忽而止軍不
遣或忽而班師有詔翦能不受命乎而何以遂滅楚畧定
城邑也翦蓋有謀國之忠而濟之以智者也亦無惡於用
術矣

君王后太史齊

齊王建降秦秦遷之共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齊人歌之
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史以爲疾建用客之不詳蓋
不詳賓客皆因相后勝爲秦反間聽之朝秦不修戰備不
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以及於齊然臣以爲住建
共者非客也母君王后也按齊策及田齊世家君王后事

秦謹與諸侯信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云與諸侯信不侵鄰國也而事秦謹則不助五國攻秦非君王后已死而建乃聽客計之爲矣括蒼鮑氏齊策注君王后賢智婦人也噫彼亦智於奇法章狀貌以爲非恆人賢於不以父不睹故失人子之禮耳王建少國事皆決於君王后君王后以苟安爲計無遠慮秦攻趙趙無食請粟於齊周子論趙之于齊扞蔽也今日亡趙明日患且及齊救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亦至深切著明矣卒弗之聽而務深結于秦智安在哉建習於苟安嘻嘻如燕雀處堂而不知延燼忽及大厦必焚故賓客得

以行其間后勝得以售其奸言母助五國而從朝秦建則
曰是猶行君王后之道愈謹事秦則愈無患耳言戰備可
不修寔則曰君王后以謹事秦使我生不見兵革之事是
誠無所用之耳是知齊之亡亡於君王后事秦謹貽謀之
不臧而建不克自振爲可哀也史記叙齊亡事畢又原其
所以然而始之於此非無見也然曰始君王后賢事秦謹
賢字疑衍宜綱目分注仍國策而節去之劉友益於綱目
書建立國事皆決於其母太史氏本史記文以爲賢非是

博浪沙力士

故韓

張良求客刺始皇爲韓報仇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

始皇東游良與客狙擊始皇博浪沙中誤中副車既而大索天下弗獲或疑此良固謀之密而匿之深也然力士操百二十斤大椎入千乘萬騎中而無覺者又復脫然逸去絕不見格是邈何術與魯句踐聞荆軻刺秦王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由此推之是必有術或如後世劍俠傳之說顧用術於一擊而誤何不用於再擊其擊而誤或知天尚不假手以死祖龍未敢遽越神明但以一擊少伸報韓之志亦神於術之心乎臣曰否否不然是時始皇以爲畢六王一四海威振殊方天下和平巡行郡縣封禪刻石雖千乘萬騎不過誇尚薄之盛壯遊觀之色浩浩

蕩蕩無警無虞。項羽固嘗觀之。曰彼可取而代也。良與客狙伺其間。卒起不意。羣皆錯愕惶急。不知所爲。而力士奮其辟易萬夫之氣。倏而入。倏而出。驚閃若電。趨捷如飛。豈有他術哉。嗟乎人君不度德不備戒而慢遊是好。豈惟白龍魚服乃憂豫。且之困如帝蘭池之見窘乎。

二世皇帝

始皇帝崩於沙邱。綱目書李斯趙高矯遺詔立少子胡亥爲太子。殺扶蘇。還至咸陽。胡亥襲位。劉氏書法尹氏發明以謂旣爲太子止。曰胡亥不予。胡亥之爲太子也不書。卽位而曰襲位不予。其矯詔自立若襲而取之云耳。按紫陽

卽位例注古者嗣君定位初喪踰年而後卽位戰國末年
此禮猶在如秦昭王薨次年十月孝文王乃卽位是也以
見周王繼世皆從舊史書立而不書卽位者此禮之未行
也漢以後繼世皆從本文書卽位者此禮之已廢也然則
胡亥初喪未行卽位之禮故不以卽位書而曰襲位者注
云從本文蓋史記本紀書太子胡亥襲位爲二世皇帝也
凡嗣爵曰襲爵秦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嗣位號爲皇
帝故以襲言如二世巡行至會稽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皇
帝曰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云云又太子襲號
爲皇帝亦多見於漢本紀指爲變例以示貶鑿矣至書胡

亥而削太子此誠文公法春秋之特筆所謂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者也上書矯立書少子書殺扶蘇此不書太子處非其據之惡彰彰矣亦豈必更爲貶辭而後見哉

公子扶蘇

論者皆以扶蘇之死似晉太子申生臣觀二子之設心皆有于孝矣然申生不逃而俟命但得諡爲恭扶蘇殺身於受詐能毋議其愚乎方趙高李斯矯詔立胡亥更爲始皇書賜扶蘇與蒙恬死恬曰陛下使臣將三十萬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安知其非詐復請而死

未晚也夫監軍任至重遽賜之死而無持節來以代監其軍者此可逆其詐一也恬威振匈奴屯邊十有餘年始皇方恃以爲天下安危一旦但以不矯正扶蘇賜與俱死此可逆其詐二也主帥監軍俱賜之死而輕屬一偏裨三十萬之衆皆蒙氏部曲或以不服激而生變始皇之智寧不慮此此可逆其詐三也恬之勢足以倍畔如弗守義刼扶蘇而不奉詔受代始皇之智又寧不慮此此可逆其詐四也乃不顧詐之宜防而監之必代曰父賜子死尙安復請何哉遽棄天下之重任而受命自裁嗚呼其志可哀其愚不足尙也以視申生至死猶卹國家多難而惓惓於伯氏

之圖君又何如也

趙高

范史宦者列傳論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禪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代以嬖色取禍嬴氏以奢虐致災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信矣然以言乎嬴秦則致災固由於奢虐而傾國亦緣於閹尹春秋齊桓公卒豎貂因內寵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國以大亂自是歷戰國以至秦而趙高之爲禍烈矣高彊力通獄法始皇寵任高以爲中車府令兼行符璽令事因得易所賜公子扶蘇璽書而謀立少子胡亥初胡亥拒以廢兄立弟不奉父詔天下不

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而丞相李斯亦云安得此亡國之言微高邪說浸潤胡亥與斯方當各守臣子之職而扶蘇繼立率德改行可以安宗廟樂黔首何致阿房復作法益刻深以奢虐餘孽動天下之兵哉乃胡亥卒惑高謀而因以立竟被高弑于望夷宮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李斯卒徇高請而與之合竟被高斬於咸陽市所謂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夫高一宦者耳無黨援斯爲丞相大權在握當時胡亥尙可諫止如暴其罪而誅之易耳及其擅利擅害列勢次主然後上書欲除君側之惡而胡亥以爲非趙君當誰任拜爲中丞相寄以重權及其積威所劫指鹿爲

馬而羣下不敢言然後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彼君若臣
卽欲不身死高手不可得已嗚呼自始皇之任高也非復
車鄰之詩所云寺人之令之舊乃漸積以成履霜而至堅
冰之勢因之寵樂自肆陳涉起而嬴氏之天地忽如瓦崩
矣因之骨肉自殘項籍至而嬴氏之子孫且無噍類矣由
豎貂而來奄人與廢立執國柄之禍其出彌酷可不爲寒
心哉此千古之炯鑒也漢唐有明之君又復相等覆轍亦
獨何與亦獨何與

宋義

楚

戰勝而將驕卒惰者必敗然獨不聞徒讀書傳不知合變

且致士卒離心者之必敗乎宋義以項梁破秦軍有驕色而進諫是已弗聽而與齊使高陵君論其必敗信已然彼亦據古成說而偶見及之也可遽謂之知兵哉楚懷王心因用爲上將軍以救趙如項羽所謂軍無見糧宜渡河以因趙食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無敵可乘皆宜決計於當幾者而乃畱安陽不進欲襲戰國乘敵之策是亦徒讀書傳耳送其子相齊飲酒高會士卒凍飢是亦非能受命不顧家而與士卒同甘苦者矣爲上將者顧如是乎不戰則趙破而楚亦危戰則必致喪師而辱國項羽卽其帳中而斬之似也然義之見殺於羽抑別有故因決項

梁之敗得爲上將軍與卿子冠軍之號而以羽力拔山氣
蓋世不能爲人下者反屈於其次能母生其忌乎及羽請
兵渡河乃曰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夫
羽固不屑一人敵而學萬人敵者能母生其忌乎齊田榮
故與項氏相怨義時又與項羽不平遣子相齊似欲圖項
如華亭徐氏之說能母生其疑乎義卽渡河戰秦亦終不
免身死羽手是則羽之斬義固假以泄其私者卽非挾私
而專輒無君之罪亦不容恕矣趙氏庸見乃以破秦全趙
之功斥先儒言矯殺咎羽者爲謬則亦何以明君臣上下
之分而杜篡弑之萌哉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

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江中之弑此日之矯殺宋義蓋其漸也

陳餘 張耳 趙

史記張耳陳餘傳贊云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慕用之誠後相倍之鑒也豈非以利哉臣按餘狃於利害相質之言棄之如遺釁隙之開獨任其咎章邯王離圍趙王與耳于鉅鹿城餘兵數萬人軍鉅鹿北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皆壁餘旁使餘上急君父之難下踐死生之盟奮不顧身激厲諸侯交擊其外而耳應其內未必不可破秦軍全鉅鹿顧按兵數月

不動耳使張騫陳澤往讓要以俱死而曰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仇俱死何益嗟乎豈有王與耳死在旦暮竟藉口無益以需報仇者哉此騫澤所爲責其必死立信安知後慮也奈何卽以騫澤嘗秦軍又不設謀接應至使皆沒謂非餘怒兩人故陷之死乎不然何至圍解耳問騫澤所在不涕泣告之而反不勝其悻悻也餘旣與耳異心漸積不平必有不待項王王張耳而悉兵以襲之漢王使告與俱擊楚而脅以斬張耳頭者耳因其忿解印綬聽客之言佩其印收其兵豈爲過哉卒相滅亡之釁皆自餘開之史贊未著兩人之曲直故論之如此